目　录

昔日阿勒泰的风云……哈吉乃比瓦利也夫（1）
特尔帕克起义和铁木尔·海力派起义
……扎克尔·尼亚孜（46）
忆哈密农民起义和马仲英……苏帕洪·苏吾鲁甫（58）
尧乐博斯何许人也？……伊敏诺夫·伊拉洪（71）
忆一九二〇年乌鲁木齐创办新学的片断
……麦吉特·艾布扎尔（78）
阿图什县伊克莎克乡开办近代新学教育的情况
……伊卜拉欣·尼雅孜（80）
喀什噶尔新学的出现和发展
……肖凯特·阿卜都莱辛（88）
回忆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买合苏提·穆依提
……易卜拉音·穆依提（91）
新疆解放前的电力、电影和汽车运输事业
……哈木札·卡日巴衣(101)
解放前新疆几届旧政权贪污受贿情况
……海威尔·铁木尔(109)
记一九五八年库车水灾及救灾情况
……扎克尔·尼亚孜(11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昔日阿勒泰的风云

哈吉乃比瓦利也夫

编者按：哈吉乃比瓦利也夫是阿勒泰哈萨克族尖特开部落头目人之一，世袭部落副总管，任过阿勒泰富蕴县县长，国民党阿勒泰县党部委员，一九四五年参加过三区革命，任专署宣传科科长。这篇回忆稿主要是记述一九三〇年至一九四九年这一时期阿勒泰地区政局动荡不安、战火连绵、牧民不能安居乐业四处逃难的情况，写得比较具体，内容也丰富，大多是笔者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实，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阿勒泰的自然环境及资源概况

阿勒泰（突厥语为“金山”的意思）位于新疆北部。世居在这里的民族有哈萨克、维吾尔、蒙古、汉、回等，以哈萨克族居多，其中又以属克烈部落为主。他们主要从事畜牧业。阿尔泰山脉，由密布的森林和丰腴的牧草所覆盖。林木有黄松、白松、白桦、柳、白杨、枫树等，尤以黄松为最多最好，是名贵的木材之一。此外还有沙枣、山楂以及红松籽、黑酸栗、红酸栗、杨梅、野葡萄、蔷苹、百合等可食用的野果。草原和林区的药用植物资源也很丰富。据知，名贵药材就有一百余种。

阿勒泰地区共有十一条河流，布尔根河、青格里河流入乌伦古河；喀依尔特河、喀拉额尔齐斯河、克蓝河、布尔津河、哈巴河、别列则克河、阿拉哈克河汇流到额尔齐斯河，再流入苏联境内。

阿勒泰的大小湖泊和河流都有各种鱼类。额尔齐斯河中有青黄鱼、白鲢、红鱼、狗鱼、五道黑、小白条；乌伦古湖有黑鱼、五道黑、鲤鱼、鲑鱼等。夏天，湖面上有天鹅、麻鹅、野鸭和其它禽类，它们的羽毛都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阿勒泰的牲畜除了马、牛、羊、骆驼外，福海大尾羊也是全疆闻名的。野生动物也很多，有貂、水獭、松鼠、狐狸、白鼠、旱獭、獾、熊、狼、猞猁、野马、野兔、野猪、羚羊等；还有可以驯养的鹿、大头羊、狍鹿、野山羊、黄羊。

阿勒泰的有色金属矿藏十分丰富，特别是稀有金属。民间有这样的传说："阿勒泰有七十二个山谷，每个山谷都有黄金"。

阿勒泰气候凉爽，无霜期为一百二十至一百四十天。夏天是一年中的黄金季节，这时牧草茂密，各种牲畜开始上膘，口齿三、四岁的羊，到八、九月间，可以长到九十至一百三十公斤；马驹也吃得膘肥体壮。但冬天这里下雪很厚，放牧有一定的困难，所以牲畜都要转移牧场。大牲畜在额尔齐斯河流域过冬；小牲畜则到沙吾尔、和布克赛尔、北塔山、克拉玛依等地过冬。随着四季的转换，牲畜每年都要往返转移。

二、阿勒泰的哈萨克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居民

阿勒泰地区的哈萨克族，除极少数属于“乃蛮”部落①的“加尔布尔帝”和“布拉”两个小部落（人数约六百户）外，多数属于“克烈部落”。“克烈”部落内部又分成十二个小部落，主要居住在沙吾尔地区。无论属于“克烈”部落，还是属于“乃蛮”部落，世居在阿勒泰地区的哈萨克族人民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黎庶，并且一直保留着过去皇朝的封爵和某些封建制度的残余。

但阿勒泰的哈萨克族人那时未能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经常要受到蒙古封建主的侵袭。从十八世纪初开始，就向“克烈”部落进行了三次侵袭，逼迫“克烈”部落离开自己的故乡，移居到斋桑泊周围。一八二五年蒙古封建主又屠杀了居住在青河地区的很多哈萨克族人，掠走了“尖特开”小部落别肯巴依的一千匹马与男女平民。因此，直到现在哈萨克族人称这个地方为“别肯被劫的黑山沟”。

一七九〇年“克烈”部落的头人阿布里皮孜亲王的儿子库格岱（艾林郡王的四代祖父）到北京，清朝乾隆皇帝曾封其为公。这一事实说明“克烈”部落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居民。一八二五年，沙皇派兵进驻斜米，进行掠夺和殖民侵略。在此以前，从东部的布尔根河、青格里河至西部的斋桑泊、那林河，这中间辽阔的山脉和草原，都住着“克烈”部落的哈萨克族牧民。

---

①乃蛮部落包括九个小部落。（译者注）

一八六〇年左右，沙俄和清政府签订的边境协议，把布尔根河的“乃蛮”、“克烈”部落所居住的西部以及居住在那里的约两、三千户哈萨克族人划归了沙俄。而库格岱的儿子阿吉王不愿归属沙俄统治，即于一八六〇年率其居住在斋桑泊周围的“克烈”部落迁返到祖国的吉木乃县定居。到了一八八四年加克比也率领其部落一千户哈萨克族牧民迁移到吉木乃县的拉斯特地区定居。划归沙皇俄国的其余一千来户哈萨克族人，则日夜盼望能迁回自己的故乡——阿勒泰山区。当时在哈萨克族人中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白麦、黑麦又红麦，
作了俄罗斯的布达木①，
由于对这土地舍不得离开！
待何时才有我们自由安心的日子，
和亲戚朋友相聚在一起的日子何时来！

三、阿勒泰居民的行政管理情况

阿勒泰居民的行政管理，原先属于库格岱公管辖，一八二〇年库格岱死后其子阿吉继承为公，他于一八三六年在其部落中两个较大的“加德克”和“尖特开”部落中又选出四个“比”，同他一起管辖整个阿勒泰的哈萨克族牧民。从此以后，阿勒泰地区通过塔尔巴哈台隶属于伊犁将军管辖，到了一八八三年又划归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内部行政管理由一

①布达木：即殖民地之意，原字为俄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个公、两个“安班”①、四个“窝阔台”②掌管。到了阿吉的儿子金斯汗被封为公时，又新任命了两个“安班”，即扎克力亚旺烈和加尼别克吐烈。

当时，由于交通不便，作为科布多的代理施政人又在哈巴河地区建立了“郡哈勒达”③的行政机构。这机构不直接管理行政事务，只管理制定“公”与“安班”、“窝阔台”的施政制度，以及对某一件事做出决议后加以批示、盖印等等。

四、官僚头人的残酷剥削以及克烈部落的瓦解

阿勒泰哈萨克族牧民遭受到的巨大灾难和部落的瓦解，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七个施政人残酷压迫与剥削老百姓的结果。他们对群众的苛捐杂税越来越多，摊派更是层出不穷，致使牧民生活无法维持下去。对于这些贪官污吏的横暴行径，民间诗人托烈巴依阿肯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四个窝阔台、两个安班连公七个人，
他们以只吃肥肉出了名；
贫苦牧民要每家出一只羊给他们送，
百姓对他们越来越愤怒、又仇恨。

同时，各小部落之间又发生了草场纠纷，因此，阿勒泰

① “安班”：满语，即参赞大臣之意。

② “窝阔台”：满语，即总管之意。实际上相当于“千户长”。

③ “郡哈勒达”：满语，相当于现在的县长职务。（译者注）

的“克烈”部落从一八七〇年即开始瓦解。如“尖特开”小部落和“巴尔何支”部落的库班及马木尔别克吐烈率领的约一千户哈萨克族牧民迁移到了塔城。一八八〇年吉勒克西、巴尔丹等人又率领一千户哈萨克族牧民迁移到了科布多。一九〇三年布克又率领三百户哈萨克族牧民迁移到了西藏。阿勒泰哈萨克族部落的这种瓦解是相当复杂的，因此阿勒泰的金斯汗公和两个安班、四个窝阔台，曾向伊犁的夏将军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我们行政管理的事，遭到了重重困难，主要是科布多的交通不便；其二是我们手里无军事力量，因此希望将阿勒泰直属北京管辖。并要求派专人用武力管治阿勒泰的百姓”。这个要求，经伊犁将军转送到北京以后，一九〇五年北京即派希（译音）钦差大臣到阿勒泰来管理一切行政事务。而过去的一个公、两个安班和四个窝阔台依然存在。并又在许多小部落中各选出一名“松民赞根”。希钦差大臣两年半后病故，北京又派钟、杨钦差大臣们依次来接替阿勒泰行政管理等事务。一九一一年北京又派来蒙古土尔扈特部落的巴勒塔亲王接充钦差大臣职务。他掌握政权之后，对原来的行政管理进行了很多的改革，其中我所知道的：一个“公”，即金斯汗，管辖十二个小部落，又在这十二个小部落中各选出一个台吉，共十二个台吉，各台吉手下又设一个窝阔台、一到两个扎楞①，五到六个赞根、每百户选一个百户长（百户长也叫孔岱），这些头目如死亡，即按封建世袭传统，由各自的子孙继承并执行他们的权力。例如，克烈部落自库格岱到艾林郡王，五代相袭掌据“公”的管理大权。

①扎楞：满语，即连长之意。

至巴勒塔亲王当钦差大臣时，他勾结公、比、台吉……等头人进行毒蛇般的剥削，规定这些头目的一切费用，完全由老百姓负担。其征收税的情况是这样的：

公：从克烈部落的十二个小部落中，每年征收羊一千只。

台吉：从下属部落中，每年征收羊四百只。

窝阔台：每年征收羊一百只。

扎楞：每年征收羊三十只。

赞根：每年征收羊二十只。

百户长：每年征收羊十只。

除此之外，每个台吉有四、五个传令兵，他们每个人一年要十二只羊，每月骑一匹差马。还要百姓每年向政府交纳三百匹马，以后又改为上交5%的草税。

这些台吉每年春节前夕，为了向衙门拜节，向钦差送礼物，送薪俸，便不断地向百姓摊派珍贵的兽皮、黄金、白银、肥羊、壮马。他们要见钦差之时，先得向副官、翻译人员送一些礼物（各一张熊皮或狐皮、一匹马），再通过他们的传达，方能见到钦差，见面时得先献“哈达”，交貂皮一张。当时一张貂皮价值约百只羊。钦差衙门有两个秘书、四个翻译和两个台吉派来的十二个差役，他们的一切费用也由百姓来承担，秘书和翻译每人每年要羊三十只，差役每年要羊二十只，并且每年得骑马一匹（即差事马）。当时，凡到牧民处去办公事的人员，即或独自一人，也要独占一座毡房，又要吃羊，还要百姓用驿马把羊的大脂尾加一块砖茶送到他的家里去。他们还制造借口责备牧民们：宰的羊太瘦，肉不太熟；差事马、骆驼没有及时的集中等等，郡王和为

首的头人就要罚老百姓的马或一套衣料作为抵款。如敢有反抗者，则遭到毒打。因此人们既不敢反抗，也不敢申诉，只能要啥给啥，满足其要求。我还记得在我七、八岁时，听说从承化来了一位红胡子大人，带着五十多个士兵要到四地草原的消息。这时我们阿吾勒的百姓深感不安，躲在深山沟里，不敢出来转场。听说他们已到四地草原，我们就赶紧迁移了。我记得当时下了很厚的雪，我们就用壮马来开路，一天的路走了三天，吃了不少的苦。

在那个时期，冬季每二、三十公里建有一个官驿站。专供政府官吏路过时食宿之用。每站的柴、草料、羊、茶叶、劳役用马和骆驼等，还有伙夫等雇用人员，必须优先准备好。一个驿站冬季四个月的经费大约是一千只羊多一点，全由老百姓负担。除此之外，阿勒泰地区当时不产粮，军队、政府官吏用的粮食，全是由塔城送来的。因此终年要有数千峰骆驼组成驼运队，往返地运输粮食。在这漫长的路途上，骆驼死亡官府却不管，仍由百姓来折价赔还原主，一峰骆驼折合二十只羊，一匹马折合七只羊（以一岁羊为标准）。这种苛捐杂税对于贫苦牧民来说实在是一种深重的灾难。骆驼死亡折价时，穷富均摊，富人可以出牲畜应付，而穷人无驼、马者，只好出人赶驼、马拉粮。此外，当时政府、军队马匹的草料，也全是由老百姓来负担；牧民如骑驼、马进城买日用品，一旦被抓住，人畜都要去服劳役。冬天给衙门内打扫积雪，不但不给工钱，而且还不给饭吃，因此老百姓除有要事外都不敢进城。如果非进城不可，则将骑的马、驼藏在离城二、三十里的地方，自己徒步进城。

在这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之下，巴勒塔亲王统治下的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民无法安居于故乡，于是不得不逃亡到外地去谋生。例如，由于加合甫台吉的蛮横压迫和无止境的征收苛捐杂税，使得牧民们不堪忍受这种虐政，于是由哈力赞根率领三百多户牧民，于一九一三年将加合甫台吉派来的收税人捆绑起来一起迁移到了沙湾、玛纳斯、呼图壁等县居住；在青河县、富蕴县的布拉台、巴合来、哈列里、加帕尔台吉等人也率领牧民们从阿勒泰迁移到了奇台、木垒河、巴里坤等县居住（后来巴勒塔亲王离职后，巴合来、哈列里、加帕尔台吉等又率部返回阿勒泰，唯独布拉台部的牧民仍留住在巴里坤一带）。

阿勒泰的钦差大臣巴勒塔亲王，除了上述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外，还以支援内地为幌子，从阿勒泰地区搜刮了骆驼三千峰、骏马三千匹、犍牛五百头、母牛一千头、绵羊一千只。替他搜刮这批牲畜的大小官吏，也搜刮了老百姓很多白银和大小牲畜。因之人民实在忍受不了这样深重的盘剥，于是曾引起青河、富蕴等县居民的不满和愤怒，遂即向上控诉，结果反被官府诬为叛逆行为，派了一百多名武装士兵来讨伐并抓押部落中的主谋人。由于这种压迫的缘故，哈萨克族牧民大多数迁移到了天山地区，一部分跑到了科布多。一九一三年蒙古发生暴乱，蒙古政府打算把科布多的哈萨克族人强迫迁往他们内地。就在这时，达列里汗的父亲苏古尔拜率领了一千多户哈萨克族牧民逃回了阿山。而何郎等人率领的一部分哈萨克族牧民却被蒙古兵强迫赶到乌兰巴托一带。所以，阿勒泰的哈萨克族人以蒙古裹胁我们哈萨克族牧民为理由，就进攻科布多，抢劫牲畜并打死了人。后因怕报复随即迁居到他处去了。除上述原因外，哈萨克族牧民对部落中的“比”等头目的剥削、压迫也是十分不满的。一九一二年在塔城的

马木尔别克吐烈与阿班打官司时，塔城参赞准备审讯马木尔别克吐烈，马木尔别克吐烈因惧怕关押就带了四十多人，逃到了阿山。

金斯汗吐烈与马木尔别克是儿女亲家，于是指示他手下四个"比"之一的玛米来供养马木尔别克和他的全体人马。但供养了一个冬天之后，玛米竟以招待四十多人和马而花费了他很多钱财为理由，向阿勒泰、科布多的克烈部落勒索了四万只羊作为补偿。

一九一二年巴勒塔亲王派扎克力亚和巴依毛拉作为阿山地区和科布多地区的哈萨克族牧民、蒙古族人的代表到北京去参加选举大总统的大会。一九一三年扎克力亚吐烈被封为扎斯克贝子①，他穿着佩带肩章帽徽的军装返回阿山。原有的四个"比"之一的玛米也被授为贝子。于是扎克力亚吐烈和玛米，将阿山哈萨克族的十二支部落分为两部，每人管辖六个小部落。

当时牧民中流传着这样一些似乎好听的话："哎呀！成立中华民國了，国家的政权属于人民了，国民可以选举自己信赖的人管理国家大事了"、"压迫剥削受到限制了"等。但是实际上，那时的盘剥、压榨仍然是很严重的。

一九一四年，扎克力亚贝子、艾林贝勒②、巴依毛拉等许多人曾到乌鲁木齐，向杨增新都督请求将从阿勒泰迁到天山山麓的哈萨克族牧民的管辖权，仍归还给他们。当时杨都督接待了他们，同时又对他们说："阿勒泰应属于乌鲁木齐

①扎斯克贝子：满语，"行政官员"之意。（译者注）

②贝勒：比贝子低一级的官职。

管辖”。还说“向北京提了给艾林封郡王的建议，但阿勒泰的办事长官不同意阿勒泰辖属于乌鲁木齐”。

一九一八年巴勒塔亲王的继任姓程的阿勒泰办事长官被调走后，又换了一个姓张的办事长官。在他当权后不久，他手下的军队发生了哗变，杀死了许多人，办事长官本人也被抓了起来，于是便由军人掌了权。杨增新得知此事后及时上报了北京，北京指示：迅速派兵讨伐，夺回政权；阿勒泰必须属于乌鲁木齐管辖。

一九一九年杨增新从乌鲁木齐派了一个姓周的军官率领四百人马到阿山镇压暴乱，打死了叛乱的头目后，接管了政权，并把原有的行政长官制改为道尹制，就这样阿勒泰归于乌鲁木齐管辖了。一九二〇年艾林被封为郡王。

当年在科布多境内的且鲁齐部落内部发生了争权纠纷，一派跟随何有拜；一派则受苏古尔拜台吉的继子多尔布特汗管理。后来他们之间的纠纷变得更为激烈。何浪和多尔布特汗两人合谋杀死了何有拜。这时承化道尹派了一个姓魏的军官率兵进行镇压，杀了何浪，并罢免了多尔布特汗的台吉职务，由其弟达列里汗继承了台吉官职。

同年布尔津建为县治。在此以前阿山整个地区均未设县。建县后将原有耕地以斛①为单位，分给农民并发给地契。分到耕地的人主要有原住该处的回、汉、维等族，而哈萨克族牧民因从事畜牧业，故多未分地。但哈萨克族头目人、官吏们也有少数人分了些土地，因他们有钱，自己不耕种，可以雇用劳力来替他们耕种。

①斛：一斛为一百亩。

官府规定每斛地交田赋四十斗（四大石）小麦，不问你收成好坏，秋后必须按数交清。所交小麦还要筛净晒干，因此缴粮时的数字比实际多过一、两倍。如艾孜和彼特汗扎楞等由于负担不起这样繁重的税收，就把自己分得的土地转让给了汉族农民去耕种。

当时，地方上封建的部落头目们，认为县政府只管耕地的农民，而不管流动的牧民。殊不知县政府是管全县境内一切事务的统治政权。当年秋季，加合甫台吉从居住在哈巴河地区的哈孜别克小部落中搜刮了牧民的四百只羊，作为本年度自己的薪给。在把这群羊赶往布尔津河渡口时，碰到了县长，县长问他："你这么多羊是从那里弄来的？"加合甫台吉对县长说："你只知管农民耕地，领取官府发的薪金，其他什么也不懂，我们不象你们，只领国家的白银而高枕酣睡，我们没有薪金，部落头人的薪金就是这群羊"。弄得县长哑口无言。

当年十一月，加合甫台吉的儿子乌斯满派人来抢叶沙哈斯小部落一个寡妇唯一的一头奶牛宰杀食用。这寡妇找哈孜别克、叶沙哈斯等部落的头目布兰，向他们控告此事。加合甫台吉是巴尔支部落人，他一贯残酷压迫剥削叶沙哈斯等部落。故布兰和加合甫台吉之间，早已存在着矛盾，现通过寡妇的牛被抢一事，布兰即派人带寡妇到布尔津县长处控告。同时，布兰也带了两个部落中的四十余人去控诉加合甫台吉残酷压迫剥削牧民的情况。于是县长派人逮捕了乌斯满，并把加合甫台吉叫来与布兰对质，加合甫台吉承认向牧民无理取得了一千五百只羊的杂税，同时又承认制造假证据，从牧民手里弄来一百五十只羊，转卖给了商人叶切依。结果布兰首先

把一百五十只羊当场收回。加合甫台吉并写了字据，保证到一九二一年五月底以前还清那一千五百只羊。但是阿勒泰的王公和四个比勾结起来支持加合甫台吉，不让他赔偿那一千五百只羊，并要从监狱里救出乌斯满。于是联名向乌鲁木齐当局控告布尔津县长，结果是不了了之。然后他们又向和布克赛尔的土尔扈特亲王申诉，请他帮助。直到一九二一年二月间，才把乌斯满从监狱里释放出来。

布尔津县长对加合甫台吉的处理，给了全体封建头人一次严重打击。尽管当时县政府并不是一个真正公道的政府，但在人民中间也还流传着，“县长对加合甫台吉的罪恶行为进行了打击，是真正民主和公道的措施，中华民国是为大众的好政府”等话。可见当时牧民们对封建头目的痛恨和渴望民主的迫切心情。

一九二一年夏季，艾林郡王和哈那菲亚贝子到乌鲁木齐给杨增新送去了大量珍贵礼物，因而每人取得了能带领三百人马的权力，并领到许多“单发枪”、“九响毛瑟枪”、弹药及武装士兵的军饷后，返回了阿山。这些士兵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阿山地区的安宁。同时艾林郡王又从天山地区征得了一百五千名哈萨克族骑兵。

同年五月间，被苏联红军打败的沙皇将军巴奇赤率一万余白俄，从塔尔巴哈台窜入阿山，周务学道尹即派军队到额尔齐斯河渡口抵御，巴奇赤以其优势兵力，冲破防御直到承化，周道尹自杀，政府军和布尔津县长都逃往乌鲁木齐。此时艾林郡王和哈那菲亚贝子由乌鲁木齐到达吉木乃县的阿吾勒，即命哈那菲亚去承化与巴奇赤办理交涉。巴对哈说：“我们是被苏联红军打败撤退过来的，在这里既不设政府，

也不参预地方事务；周道尹是自杀的，不是我们打死的；你们照常管理自己的事务，我们不干预你们的任何事情”。于是哈那菲亚被选为临时道尹，扎克力亚的儿子沙黑都拉贝子和吾木尔太的儿子阿布玛金公被选为副道尹。

巴奇赤进占承化后，没有抢掠农牧民，只抢掠了维、回、汉族大商人的财物与淘金伕的财物。哈那菲亚并与各部落头目们商定供给巴奇赤人马费用，由阿勒泰、科布多的哈萨克牧民手中摊派羊一万只、犍牛三千头、骏马一千匹。并派专人带领巴奇赤士兵一同去征收。在征集这批牲畜过程中，艾林郡王拒绝交纳吉木乃县牧民应摊的部分，还有多尔布特汗、达列里汗手下的牧民也拒绝交纳，只有科布多的牧民在黑有拜的率领下交了摊派的牲畜。

此时张鸣远司令率领八百多名骑兵，从乌鲁木齐出发，准备收复阿勒泰。他们到达和布克赛尔以后，在边界处与苏联红军取得联系，苏联红军于八月间从吉木乃边界过境，同巴奇赤的部队作战，巴奇赤在双方的夹击下，窜过乌尔盖提达坂，越过科布多逃窜。在逃跑途中巴奇赤把多尔布特汗和达列里汗以拒交牲畜为借口抓了起来，并洗劫了他们的部落。后来多尔布特汗被枪毙，达列里汗逃回了承化。巴奇赤窜逃后，张鸣远司令当了阿山道尹，红军部队也返回了苏联。当时百姓当中流传着这样一段话：“哈那菲亚犯了通敌之罪，政府应给他以惩罚”。但张道尹认为他应付沙皇土匪军，使百姓免遭洗劫之难，应免予处理。

这一年是阿勒泰人民最痛苦的一年，由于巴奇赤的抢掠骚乱与摊派，使得农民无法耕种，牧民无法放牧和储备冬草，以致一九二一年冬至一九二二年春，大小牲畜大批死亡，

人民遭受严重饥荒。据说当年阿勒泰饿死了两千多人。

一九二二年加合甫台吉不但抵赖不赔偿那一千五百只羊，反而变本加厉的继续剥削叶沙哈斯和哈孜别克部落的牧民。此时布兰率领两个部落的七十余人到张道尹处告状，要求将加合甫台吉撤职并赔偿那一千五百只羊，当时因阿勒泰封建头目的庇护，加合甫台吉没有赔偿羊只。再者，原先他手下五个赞根（八百户）管辖的牧民，只剩巴尔哈孜赞根管辖的一个小部落了，其余四个赞根的部落内部事务，均由布兰管辖，加合甫台吉不得参与。就连加合甫台吉每年的一百三十二只税羊，也得通过布兰才能收集。另外，还有布尔津县加纳提孜部落的人，也向政府控告了头人卡肯台吉蛮横无理的掠夺罪行。到了一九二五年，布兰带着牧民的控告书到乌鲁木齐向省府告状。由于政府是代表封建贵族和巴依利益的，当然不会满足人民的要求，但是因布兰向杨增新作了详细的报告，杨增新为了提高个人的威望，当即下令免去封建头人收取苛税的百分之五十。在此以前，这些封建头人与官吏们，对牧民的压榨极其残酷，税捐的名目也繁多，致使阿山地区的广大牧民无法忍受，纷纷向四面八方迁移，于是阿山地区的牧民人数大量减少。例如，加合甫台吉在一九〇三年时，原辖有牧民一千六百户，到了一九二五年牧民仅有八百户。而原来一千六百户所承担的税收羊只与差事现均由这八百户牧民来负担，这样给牧民造成了沉重的灾难。

一九二二年杨增新在乌鲁木齐开办了蒙哈学校，第一批学生中就有艾林郡王的弟弟沙里福汗。一九二七年沙里福汗毕业后，被委任为福海县县长。从此以后，阿山许多部落头目的子弟，也都陆续送到乌鲁木齐去上学读书。

一九二八年以樊耀南为首的一些人，刺杀了杨增新，政务厅长金树仁又杀了樊耀南，夺了省府大权。消息传到阿山，张道尹与沙里福汗、哈那菲亚等人商议欲直属于南京，他们将这一情况告知了承化的苏联领事美里科夫。美里科夫答应将此要求通过莫斯科转达给南京。但要有文件，并必须由艾林郡王与和布克赛尔的土尔扈特部落亲王签署。而后来他们两人却拒不签署。张道尹和沙里福汗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他们商议尽可能避免省军开往阿山。此时，省军驻阿山的刘营长有士兵六百多人。张道尹即与刘营长、哈那菲亚、艾林郡王、土尔扈特亲王企图联合组织五千骑兵共同抗击省军。但此事被管理哈那菲亚的军事参谋长那（译音）××知道后密报给金树仁，金树仁即派王营长前往阿山接替刘营长。与此同时，又秘密派遣魏镇国率领大军经北塔山到达承化，驻于王营长军营内。一九二九年魏镇国以其军事力量迫使张道尹下台，并由他接管了地方一切军政大权，罢免了沙里福汗县长的职务，调省府充当顾问。

魏镇国掌管阿山政权以后，仍继续推行压迫剥削制度。前去拜见他的人，必须送上好马、貂皮、水獭皮等珍贵礼物。同时，哈那菲亚又以加强边卡为名，在中蒙边境的乌尔买盖提、托衣吐乎什、克依腾阿尔夏等处设置边卡站，各驻哨兵十五名。这些哨兵夏天住在边卡上，冬天因雪厚交通不便就解散回家，他们所骑的马、肉食等都由牧民负担。再哈那菲亚管辖的一千多户牧民，每当办私事时，也有借哈那菲亚的步枪装成哨兵，以“为公出差办急事”的谎言来欺骗群众，强迫他们交纳劳役马；艾林郡王也以保护交通安全为名，在木乎尔台、哈拉吾托海两处各驻兵十五名。他们不但不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